

情节小说

幽灵别墅

林中虎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一种新的，可以称之为情节小说的佳作问世了。

《幽灵别墅》及它的姐妹篇《血色星期天》讲的似乎是很真实的故事，但紧张、曲折的情节，出乎意料、合乎情理的悬念，能使各种层次的读者都一旦捧卷，便欲罢不能。不信，您试试看。

当文学的各种新潮探索过去后，小说应该回归到它讲故事的本质特征中来。怎样把故事讲好，吸引大众的兴趣，符合大众的口味，才是最要紧的。在这方面，本书作者林中虎堪称中国的希德尼·谢尔顿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五年四月

目 录

幽灵别墅	1
孤岛历险记	58
末日审判	174

幽 灵 别 墅

一九四九年三月间，共军在横扫了半个中国之后，正沿江大量集结，渡江作战迫在眉睫，局势十分紧张。收音机里天天都在广播什么“国军有长江天然屏障，防线固若金汤，共军插翅难越，上海可保无虞，望居民不要自相惊扰……”叫得那些电台小姐嗓子都哑了，真可怜！

当时我在海军长江防卫司令部情报处任少校参谋，这个司令部是为防备共军渡江作战而设立的，总部设在日晖港附近的一座大楼里。据说由于前方吃紧，老头子要亲自飞来上海部署长江防卫。得了这个消息，那些平时养尊处优，开口闭口“大条子、小老婆”的官长们全都紧张起来，一个会议紧接着一个会议，大楼里整夜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乱糟糟的，不像个司令部，倒像是证券交易所了！为了做给老头子看看，司令部实行了临战状态，所有的军官没有命令不得随便外出，弄得下面牢骚满腹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。不过我可不受这个约束，我奉情报处长的命令，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。这天下午，我换上一套便衣，

开着一辆“康梯拉克”小汽车出了司令部。

街上很热闹，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，人们并没有“自相惊扰”，老头子已经丧尽了人心，对于时局的动荡，他们不幸灾乐祸就是好的了，那些喋喋不休的电台小姐实在是自作多情。

我把汽车在“心肝宝贝”珠宝店门前停了一下。店老板是我的老熟人，他一面把我定制的一只红宝石戒指交给我，一边唠唠叨叨地说：“为这么个小玩意儿花了我多少功夫！你瞧，做得多精致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！我敢打赌，你就是找遍全上海也……”

“好了，老兄，要是你的手艺跟你吹牛的本事一样大，你的‘心肝宝贝’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寒酸了！”我把一叠钞票扔到他面前说：“你的工钱，收起来吧。”

他用大拇指沾了点唾沫，麻利地把钞票数了一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咱们算是银货两讫了，老弟，我祝你交好运。”

我把戒指套到手上说：“我要打个电话，你这里有电话吗？”

他把手朝后面指了指说：“电话在后面，你打吧。”

我到后面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，电话立刻就通了，一个听了叫人倒胃口的声音传了过来，“喂，你找谁！”

我把嘴凑近话筒，轻声说：“西瓜吗？我是冬瓜，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五分钟以前他上了交通艇，路上需要四十分钟左右，大约六点二十分在十六铺码头靠岸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回到店堂里。店老板咽了口唾沫望着我

说：“你这小子，又勾搭上了哪家的千金！”

“你当我除了勾搭千金，就不会做别的事吗！告诉你，这回我钓上了一条大鱼，升官发财就在眼前了！”我洋洋得意地捏起手指打了个“榧子”，推开店门走了出去。

我开车来到十六铺码头，跟守候在码头上的两个小特务会合。时间是六点十分，天已经黑了，路灯把码头出口处照得雪亮。我停好车，点起一支烟，紧盯着出口处。过了不多一会儿，他出现了。他姓鲁，是“长浪号”炮舰上的水手长。这家伙是个共产党，情报处早就在注意他了。他长得膀大腰圆，鼻直口方，腮帮子上胡子茬青森森的。听说他在水兵中间很有威信，水手长可不是好当的，没点本事可玩不转舰上那伙蛮汉。他一点没想到自己正受着监视，在人丛中鹤立鸡群一般，晃啊晃的，直向出口处走来。出了码头，他停了一下，脑袋四下转了转，大概是在观察动静，随后他穿过马路向我这边走过来。起初我吃了一惊，以为他发现了我，可他连看也没朝我看一眼，从汽车旁边走了过去。我扔掉烟头，钻出汽车，取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灰，重又戴上。这是我们的暗号，那两个小特务也把帽子扬了扬，于是我们三个人紧紧盯上了前面的“长浪号”水手长。

天已经黑透了，水手长的身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高大，我拉开十来米的距离紧盯着他，跟着他走进了灯火通明的美心酒吧。我紧走几步来到酒吧门口，定了定神，伸手推开了酒吧的门。我认识他，他却不认识我，我尽可放心大胆地走进去，那两个小特务则守在门外。

酒吧里顾客不少，但还能找到座位。我看到那个魁伟的水手长穿过一排排卡座，在墙角的一张桌边落了座。我随后走过去——嘴里还哼着“何日君再来”，装得像个风流氓——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。侍者走过来，习惯地抹了抹桌子，问我要点什么。

“一杯威士忌，”我伸出一个手指头说，“要最好的黑方。”

眼下物价飞涨，喝得起黑方威士忌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不过外出执行任务有一笔可观的行动费，我大可不必小气。

手脚麻利的侍者很快就把我要的酒送来了，我端起酒杯，一边呷着浓香的威士忌，一边盯着那边的水手长。这时我想起了门外的那两个小特务，他们可没我这么好的福分，此刻他们正在门外冻得缩脖子哈腰，浑身发抖呢，顶多只能隔着玻璃朝里面望望，把口水往肚子里咽。

我放下酒杯，舒舒服服地往椅子上一靠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，刚划着火柴。忽然看见一个三十来岁年纪，衣着时髦的女人走进酒吧，在那个水手长对面坐了下来。她的容貌身材没有一样不好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她和水手长互相挤眉弄眼地捣了一阵鬼，接着就把脑袋凑到一起谈起来了。这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心里一阵激动，谢天谢地，我们盯了他这么些日子，终于盯出点名堂来了！只可惜了这个天仙似的女人，她怎么会是共产党！我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，盯得出了神，忘了手上还拿着一根燃着的火柴，猛然，我感到手上一阵灼痛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，我一哆嗦，赶紧把火柴扔掉。水手长跟那个女人正

在窃窃私语，一点没有注意到我。现在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对策。那个天仙似的女人肯定是个重要人物，决不能放过，我要亲自盯住她，这么一件大功劳我当然不能让给别人，水手长可以交给小特务去处理。我打定了主意，把杯里的酒一口喝尽，从桌边站起来，打算去给门外的小特务面授机宜，不料就在这时候，旁边桌上的一个人突然大声叫了起来，“我的钱包丢了！”

这家伙没准是个唱戏的，中气十足，这一嗓子把全酒吧的人都惊动了，惊讶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这里集中过来。水手长和那个天仙似的女人也停止谈话，扭过头来望着我。这时酒吧里鸦雀无声，人们瞪着眼睛等着好戏。那个嚷叫丢钱包的先生挥舞着双手，脸红脖子粗地说道：“我的钱包刚才还在口袋里，转眼就不见了，钱包里有现钞，存单，还有一只宝石戒指。”

说着，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眼叫道：“谁也别想走，我要叫警察！”

这话分明是冲着我讲的，我不由得火冒三丈，瞪着他说：“你他妈的莫非是在说我？”

那家伙也不示弱，声音震得我耳朵都聋了：“就说你，怎么样！你敢让我搜搜么？”

这小子太无礼了，我堂堂的少校参谋怎么能受这个气！我指着他的鼻子叫道：“好，我让你搜！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搜不到，你可小心着！我可不是面团，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！”

这小子气死我了，一点不把我的话往心里放，竟当真

凑到我跟前，伸手到我口袋里搜起来。这场戏可真够精彩的，而且不用花一个子儿，别说那些闲得发慌，唯恐天下不乱的顾客们，就连酒吧老板都趴在柜台上看得津津有味。我被这小子的无理纠缠气得浑身发抖，暗暗摩拳擦掌，准备等会儿叫他饱尝一顿老拳，出出胸中这口恶气。然而，万万想不到——今天想不到的事情都叫我碰上了——这小子在我左边衣袋里摸了一会，忽然摸出一只钱包，高举在手中叫道：“找到了，在这里！”

全场顿时哗然，有拍巴掌的，有跺脚的，有连拍巴掌带跺脚的，戏到了高潮。我惊得目瞪口呆，下巴差点掉到酒杯里。这只钱包不是我的，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口袋里，现在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！那小子举着钱包洋洋得意地说：“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不信，可以当众打开来看！”

自有好事者抢着过来打开钱包，察看一番之后说道：“现钞、存单、宝石戒指，一点不错，这钱包是他的！”

人群中有人指着我说：“这家伙外相蛮好，想不到后腰上还长着一只手，干这种不要脸的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！”

“这家伙到现在还装得像没事人，一定是个掏钱包的老手！”

愤怒的人群朝我拥过来，伸着拳头叫道：“不要放过他，送他进警察局！”

这时，我眼角一瞥，看见水手长和那个漂亮的女人站起身朝门外走去，不好，他们要溜！我急了，挥着手大声叫道：“我是少校参谋，我有紧急任务，谁敢拦我谁就是共

产党!”

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，人们七嘴八舌地骂道：“什么东西，拿共产党来吓唬人!”

“好大的狗胆，冒充少校参谋!”

“揍他，揍这个不要脸的贼!”

我有口难辩，只好拼命挥舞双手，就像在跳印第安土风舞似的。正在不可开交之际，从人群背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：“不要吵，我是警长，有什么事对我说!”

随着话音，一个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。他中等身材，鹰脸隼目，皮色微黑，有一种金属般的光泽，头发稀疏而柔软，活像只凶猛的秃鹰。他身穿一套蓝灰色条纹西装，手中一对铁球玩得铮铮有声。我心中暗想，这家伙与其说像个警长，倒不如说更像个帮会打手。他身上仿佛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凶猛的目光四下扫视着。愤怒的人群一下子被镇住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悄悄朝四面退下去，只剩下我和那个丢钱包的冤家站在当中。警长走进来，用他那双鹰一般的眼睛打量着我们问：“说吧，出了什么事!”

丢钱包的家伙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举着手里的钱包说：“这是我的钱包，当场从他身上搜出来的，当时他正想溜之大吉，在场的这许多人都可以替我作证。”

人们纷纷点头，证明他没说假话。我愤怒地叫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反正钱包不是我偷的!”

警长用他那双鹰眼盯着我，我虽然问心无愧，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“钱包是从你口袋里搜出来的吗?”他的两

片薄嘴唇动了动，冷冷地问。

“钱包是从我口袋里搜出来的，这我不否认。”我委屈万分地答道，“可是……”

他打断我的话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又说你没偷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是钱包长了脚，串门串到你口袋里去了？”

一阵哄笑声在我周围响了起来，我知道无法自圆其说，急得差点哭出来。那个钱包怎么会到了我的口袋里，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。这时我想起了自己的任务，我没工夫跟他们纠缠，我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事情还有希望，门外的那两个小特务要是机灵一点的话，也许会盯上水手长和那个女人……

我挺了挺胸，用坚决的口吻对那个秃鹰警长宣布：“我叫王有福，是海军江防司令部情报处的军官，我有紧急任务，得立即离开这里！”

“你是海军情报处的军官？”秃鹰警长怀疑地望着我问：“有证件吗？”

我掏出证件递给他。他翻开来仔细看过，又对照了一下我的面孔，这才把证件还给我，摆了摆手说：“没事了，你走吧。”

我如释重负，接过证件转身就走，这时我听见背后有人说道：“这年头官就是贼，贼就是官，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了！”

我憋着一肚子气来到门外，见那两个蠢货还守候在那里，冻得“稀溜稀溜”直擦鼻涕，看见我，他们一下子振作起来，巴结地问：“头儿，怎么样？”

我一言不发，给了他们每人一记耳光。

这天晚上我没睡着，想了一夜的心思，早晨起来照照镜子，下巴都尖了，脸皮黄黄的，就像根放蔫了的丝瓜，真叫人心酸。

上班以后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情报处长就打来电话，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次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块，使这个冬天的早晨好像比平时更冷了几分。

我提心吊胆地走进处长办公室。情报处长是个矮胖子，大胖脸上长着一只樱桃小口，看上去挺滑稽。一套少将军服在身上绷得紧紧的，好像随时都会裂个大口子，军用皮带把他的大肚子勒出一条深沟，看着真叫人替他难受——不过他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怜悯的，因为他从不怜悯别人。他一言不发，瞪起眼睛望着我，望得我心里直发毛，我宁愿被毒蛇咬一口，也不愿他这么瞧着我！末了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我一向以为你是我手下最能干、最有头脑的一个，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即使不比那些蠢货更蠢，至少也是一样蠢，好端端的事情全都坏在你们这些家伙手里！”

我承认我确实有可以指责的地方，但他这番话无论如何也是不公道的，我委屈地吸了吸鼻子说：“昨晚的事可不能全怪我，本来好好的，谁能料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不过不要紧，他们迟早还会接头的，到那时……”

情报处长冲到我面前，好像要用他的樱桃小口咬我的鼻子似的，对着我吼道：“你要是以为他们还会当着你的面

接头，那你简直蠢透了！刚才我得到报告，那个姓鲁的水手长昨晚没有回‘长浪号’，他失踪了！昨天美心酒吧那场戏肯定是他们串通好的，发现你在盯梢，便出那个花招缠住你，你被人家耍了还蒙在鼓里！”

我恍然大悟，意识到情况严重，水手长的失踪意味着这条线被彻底切断了，共产党真是狡猾！昨晚要不是那个秃鹰警长给我解围，共产党说不定会鼓动群众揍我一顿，想起来真有点后怕！我明白自己过失不小，我垂手站立，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听着处长的恶言恶语伴随着唾沫星子像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，这日子实在难过，要不是想到一步步爬到少校参谋这个职位不容易，我早就一跺脚走他娘的了！听说处长是妓院里管门的出身，这个传闻今天得到了证实，他一肚子骂人的脏话，骂了又骂，滔滔不绝，直到一个副官推门进来，他才很不情愿地把闸门关上。副官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报告处长，‘长浪号’舰长张永吉来了。在外面候见。”

处长一挥手，“叫他进来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张永吉走了进来。他三十多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。一张长方脸被海风吹得黑里透亮，他是个留学美国的少壮派军人，军服穿得一丝不苟，走起路来腰板笔挺，目不斜视，一副不徇私，不买帐的样子。他连正眼也没瞧我，对着处长立正敬了个礼，“海军中校，‘长浪号’舰长张永吉报告，本舰水手长鲁东昨天上岸后，至今没有回舰，下落不明。”

处长摆了摆手说：“我已经知道了，这家伙是个共产党，

我们正要下手抓他，不料被他抢先一步溜走了。”

张永吉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，大声说道：“共产党？不会吧？他是个好水手，精通业务，在水兵中间很有威信，说他是共产党，我决不相信！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是个格外危险的人物！”处长冷冷地说，“老弟，你可别小看共产党，他们可不好对付，否则，我们也不会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他们了！”

张永吉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低下头说：“作为舰长，这件事我有责任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”

“何必如此，老弟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只怪共产党狡猾，无孔不入。”处长在他肩上拍了两下，笑着说，“坐吧，我们来商量一下善后工作。”

处长请他坐在沙发上，又是倒酒又是敬烟，甜言蜜语不离口。我在旁边倒了倒站酸了的脚，心里不免有点愤愤不平，现在凡是跟美国人沾点边的就吃香，这个张永吉不过是在美国受了几天训，学会几句“哈罗，好丢尤丢”，就值得如此抬举他！

处长自己也倒了一杯酒，坐在张永吉对面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那个鲁东虽然被他跑了，但亡羊补牢，也不为晚，你要提高警惕，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”

张永吉频频点头，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。处长问道：“舰上水兵情绪如何？”

张永吉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水兵们情绪高涨，决心跟共军决一死战！老实说，长江天险不是这么容易就打得过来的，共军只有木船，想要跟我们火力强大的军舰硬碰，简直是

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！对于即将到来的江防作战，我有十二分的信心！”

处长连说了几个“好”，又问道：“‘长浪号’修得怎么样了？几时能够交付使用？”

张永吉答道：“‘长浪号’已在一个星期前下水，舰上的三门105毫米大炮也已检修完毕，眼下正在进行主机和仪器设备的检修工作，估计半月之内可以试车。”

“‘长浪号’是海军的主力战舰，航速快，火力猛，机动性强，江防司令部对它寄予很大的期望，希望它能早日修好，开赴江防前线。”处长呷了口酒，笑得更甜了，望着张永吉说：“为了使检修工作进行，上边想由情报处派一个军官协助你工作，你看如何？”

张永吉一怔，放下手里的酒杯问：“派一个情报处的人？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听得出来，他一肚子不高兴，这也难怪，谁愿意有个特务整天在自己眼皮底下晃来晃去！

处长弹了弹烟灰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听我说，老弟，你是美国海军培养出来的高材生，指挥军舰你是内行，谁也比不了，可对付共产党的奸细，说实话，你就不那么在行了。你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江防作战的战略部署，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交给我的人去做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处长把他的樱桃小口凑到对方耳边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给你通个消息，上边对老弟的才干十分器重，大概要不了多久，老弟就要高升了，起码跟我一样，是个少将吧，哈哈！”

我揣摩处长的意思是想叫对方感恩戴德，出力报效，“高升”一说未必实有其事，这是处长的拿手好戏。可是张永吉不吃他这套，只淡淡地点了点头问道：“你的人什么时候来？”

处长的表演没达到预期的效果，不禁大失所望，把杯里的酒一口喝尽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不是明天就是后天。就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我报告，就是在半夜里也不要紧。”

张永吉走出了办公室，厚厚的隔音门在他身后悄悄地关上了，处长收起笑脸，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拧，走到我面前说：“听着，明天你带领一个班进驻海军船舰修造厂，监督‘长浪号’的检修工作，防止他们拖延工期，逃避江防作战。同时要密切注意舰上水兵的动向，我怀疑他们中间除了那个姓鲁的水手长之外，还有别的共党分子，他们说说不定会孤注一掷，把炸药包往‘长浪号’里放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防。”

我想了想，建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干吗不把他们全部撤换掉呢？这样不是更保险吗？”

“这样做我也考虑过，可暂时还不行，一来时间不允许，凑齐舰上这套班子不是件容易事，二来呢，我还想抓抓共产党的破绽，万一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把断了的线索再接起来，懂吗？”处长挥着手，洋洋得意，好像共产党已经在他手心里攥着了。

我不失时机地说了两声“处长高见”，正想告辞，他又叫住了我，把他那张大胖脸凑到我面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你要紧紧看住‘长浪号’，就像看自己的老婆一样，要是再出差错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这家伙口臭得厉害，热烘烘的臭气喷到我脸上，弄得我很不舒服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特工队一个班进驻了海军舰船修造厂。“长浪号”已经下水，舰身油漆一新，静静地泊在码头边上，舰上三门105毫米大炮和几门机关炮罩着炮衣，望去就像一只只怪模怪样的手臂，不知底细的人很难相信，在那土黄色的、厚厚的炮衣下面隐藏着可怕的摧毁力。工人和水手们在它上面忙碌着，到处闪烁着电焊的蓝光，耳畔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，一股机油的气味无处不在，躲也躲不开。天地良心，那些工人干活是很卖力的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，有时叮当之声彻夜不止。水兵们也挺老实，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动向。至于抓共产党的破绽，也不过是说说而已，眼皮底下的共产党都抓不住，暗藏的共产党就更别提了，只要能牢牢看住“长浪号”，把它完整无缺地送出吴淞口，就没我的事了。

海军舰船修造厂位于黄浦江东岸一片荒凉的河滩上，工厂周围荒野成片，小河纵横，与市区相比，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蛮荒世界，除了钓鱼摸蟹之外没什么可消遣的。很快我就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烦了，我渴望摆脱这个倒霉的差事，回到那使人兴奋的世界里去，我花了不少钱定制的那个魔术戒指，还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呢！然而，工期却一拖再拖，原计划半个月之内试车，现在已经二十天了，试